

10/30

目 次

· 革 命 回 忆 录 ·

回忆金铎同志二三事……………路 健 (1)

· 地 方 史 料 ·

渔村史话……………刘则亭 (8)

日军武装占领大洼……………《大洼镇志》编写组 (13)

日伪开拓团对大洼进行掠夺性拆屋……………

……………《大洼镇志》编写组 (15)

我县的少数民族……………马常忠 (17)

张学良轶事……………胡润珊 (17)

田庄台造纸厂简史……………郝 郅 (23)

大洼气象简况……………李德金 孟凡恕 (25)

· 乡 土 风 物 ·

小林岛……………马常忠 (28)

三官庙遗址……………李泽鑫 李长玉 (29)

辽河古渡……………胡润珊 (30)

贝丘遗迹……………东 白 (32)

· 大 洼 之 最 ·

流经我县最大的河流……………东 白 (34)

我县陆地的最高点……………王鹤云 (34)

我县最长的公路……………冉兴荣 (34)

我县第一块机耕地……………杜 麟 (34)

我县最年高的老人	马常忠 (35)
我县目前发现的最早期文化遗址	杨庆昌 (35)
我县县城第一口深水井	王为先 (36)

• 本 期 图 目 •

小林岛地理位置示意图	(29)
三官庙遗址示意图	(30)
贝丘遗址示意图	(33)
西安农场出土的汉罐	(35)
大洼县城第一眼深井水层示意图	(37)

回忆金铎同志二三事

路 建

一九四五年冬底，在第一次驱逐国民党匪帮之后，盘山县第一届人民政府率领着盘山支队，进驻到了辽滨古镇田庄台。当时我还不满十六岁，不懂我党我军的政策和宗旨，只是有一种强烈地改天换地后的新鲜感觉，在充满幻想和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我投身革命的启蒙者和指路人正是盘山县第一任县长金铎同志。

金铎同志年轻稳健，高等身材，白净的面孔，剪着短发，额头稍自拔顶，笑的时候脸的一侧有一个不很明显的酒窝。经常穿着一身整洁的银灰色中山装，一见之下就给人一种精力充沛、举止潇洒、才智过人的深刻印象。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小鬼总是循循善诱，从不发火。一口浓重的河北腔，说起话来语言诙谐，饶有风趣，亲切感人，一到他的身边就毫无拘束，敬爱之余，使人发自内心地对他产生一种不可动摇的信赖和力量。

是否干革命，只有自己说了算

我被分配金铎同志当勤务员已经半个多月了。着装也算陆续配齐，矮小的身躯，穿着一套大得很不合体的兰灰色旧制服，扎着一条很窄的小皮带，背着金铎同志的马牌椅子，（当

时规定白天给我背着，晚间得送还金铎同志）尽管这样，自己也认为是一个很够标准的战士了，出来进去觉得威风凛凛、洋洋得意。金铎同志闲暇时每见到我不是帮我整整帽子，就是扯扯衣襟，然后退后一步，倒背双手把我全身上下再打量一番后笑着说“看哪，个子不高，还满精神呢！”

正当我初识革命队伍的温暖和幸福的时刻，我的二伯父突然来找我。他拎着两包东西，见没人便对我说，“显琦（我的原名），你不能当八路，咱们家是书香门第，就是再没出息，也不能去侍候人，给人家端碗底，低三下四……”我争辩道：“家里有什么好，这里县长和干部都喜欢我，待我都好，反正我不回去。”他火了，以长辈的身份，用旧社会那套处事哲学对我软硬兼施地说：“你爷爷从小就疼爱你，他舍不得你走，我去见县长，运动运动，把你领回去，以后你愿意念书就念书，愿意做事就做事，都由你。你若不回去，你爷爷不是气疯了，就得想病了，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败坏家风。”正在他硬要我领他去见县长，我坚决不肯时，不知谁告诉了金铎同志。“小路！你把他领进来。”屋里传来了金铎同志宏亮的声音，我不太顺从地领着二伯父去见县长。

一进屋我二伯父装着满脸笑容，点头哈腰地朝金铎同志鞠了一躬，说：“县长先生日理万机，不该打扰、不该打扰！一点小意思，一来见见县长，请以后多多照顾；二来想求县长，把我侄儿放回去，他爷爷病很重，很想他，他回去侍候他爷爷，万请县长高抬贵手，方便方便……”说着把两包礼物放在桌上。金铎同志先是向他和颜悦色地宣传有志青年参加革命是光荣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解放全国人人有责的道理。封建顽固的二伯父根本听不进去，他也不懂，还是那

套“高抬贵手”，“方便方便”之类的话，金铎同志的脸色严肃了，郑重地说：“那好吧，革命靠自愿，我们一不强迫，二不拉丁。你侄儿在这里，你去问问他，他愿意回家就跟你回去，他愿意革命就留在这里。你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是否干革命，只有小路自己说了才算！”在我表示坚决跟着县长干革命的态度之后，金铎同志对我二伯父说：“你听见了吧！好了，把东西带上，你请回去吧！”我把二伯父送出门外，告诉他：“叫爷爷放心，全家不要惦念。”他突然把脸一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里叨咕着“放爷爷不装，装孙子，低三下四，没出息……”把身子一转，吐了口唾沫，无可奈何的悻悻地走了。

一次别开生面的审讯

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金铎同志把我们几个勤务人员召集到一起说：“你们几个人布置一下，咱们给这个老坏蛋来个下马威，过他的大堂！叫他知道知道人民政府对坏人的态度，但是，可不准打人！”原来是离田庄台十多里地的哈巴台村有个叫鲁四的地主分子，因奸污其外甥女，被群众扭送到县政府，押在警卫连里，按政策不够镇压的条件，金县长决定把他教训一番放回去，才做了这个安排。

经过一番布置之后，“临时法庭”已经就绪，警卫员大老郭和小牛腰围皮带，背挎双枪，一边一个守在门口，金铎同志端坐在八仙桌旁的一把太师椅上，我也手握小檐子侍立在金铎同志的身边。这法庭虽然还不十分庄严，却也是使坏人见而生畏！

“带鲁四！”随着金铎同志的一声命令，被押进来一个年过六旬、中等个子，头戴帽盔，身穿长袍的老头。有些虚肿的脸

显得很惊恐。他一进屋愣了一下，急忙跪倒，口称：“鲁四给父母官叩头！”“什么父母官！”“是！县尊大人，小民无知”。“告诉你！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是给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的，对坏人欺压老百姓我们是绝不答应的”。金铎同志一边纠正他的陈词滥调，一边申明我党的宗旨，我们几个“小鬼”，听着鲁四的陈词，看到鲁四的怪态，紧咬着嘴唇差点没笑出声来！“你站起来讲话”，金铎同志说后，鲁四还是不敢起来。“站起来！”大老郭叱咤着，鲁四才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你就是鲁四老爷吗？”金铎同志的审讯开始了，“是，不，小民鲁四，小民鲁四。”“你是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抢男霸女，罪恶多端你知罪吗？”金铎同志平时的笑貌不见了，威风凛凛，气愤填膺！“小民知罪，小民知罪。”鲁四忐忑地回答着。“听说你把亲外甥女糟蹋了，是真的吗？”，“是我一时糊涂，我是老糊涂。”“什么老糊涂，你是畜牲！老混蛋！老不要脸。”在金铎同志声色俱厉的斥责下，鲁四浑身颤抖，面无人色，手足无措，惊恐万状，也可能出于自我赎罪的心情，就左右开弓地打起自己的嘴巴来了……一边打，一边说：“我是老畜牲，我是老混蛋，请县长开恩，以后再也不敢了”。金铎同志义正词严地申诉鲁四一番之后，对他说：“按照你的罪恶本当严办，但政府还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放你回去。你要老老实实地做人，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胆敢再做坏事，就一定严惩不贷！听明白了没有？去吧。”鲁四边鞠躬边说：“承蒙教诲，一定改恶从善，一定改恶从善。”这一堂真是把鲁四吓得屁滚尿流，此时如获大赦似的躬身后退，退至门口，才转过身去，灰溜溜地走出了门外。

鲁四刚出去，我们就哄堂大笑！感到这一堂过的真痛快！我们就问金铎同志：“县长，他这么坏，怎么不枪毙了他！”金铎同志含着笑耐心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枪毙的道理，大意是：当前要枪毙的只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日寇、汉奸、土匪头子等大坏蛋，象鲁四这样的小坏蛋不能都枪毙，那样做就搞乱了，要知道，这号人全国很多，都枪毙还行？还要知道，国民党造谣，坏人也造谣，诬蔑我们“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要用我们党的政策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分子。我们基层政权还没建设好，群众还没发动起来，到时候，群众自己就会起来惩治这些人了。当时，我们对这些道理，还似懂非懂。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通过金铎同志对这件小事的处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政策水平，才不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而金铎同志正是党对新区政策的模范执行者。

只有努力学习，才能革命到底

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国民党匪帮第二次进犯盘山后，我们主动地撤离了田庄台。路经小亮沟、高坎湾东渡辽河，进入海城县境。

我们这支队伍除县、区首长和几名主要科级以上干部外，绝大多数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兵，甚至连支队的一些排连干部也是刚刚收编入伍的，成分复杂，素质较差。环境的突变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频繁的行军、作战，十分紧张、艰苦。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开小差现象也时有发生。县和支队的首长除指挥行军作战外把主要精力集

中在巩固部队的工作上。

就是在这次转移途中，金铎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教育，始终铭刻在心，时刻给我以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那是队伍进入海城县境没几天，夜宿在一个小山村里。首长们例行的“饭后研究会”刚刚开完，我急忙把金铎同志的行李铺好，就等着他说一声“休息吧”，好倒头便睡，说老实话，我累得实在拿不成个了。可是金铎同志毫无倦意，坐在炕沿上，把放在条桌上的煤油灯向自己面前拉了拉，顺手拿起皮包在找什么东西。他一边找，一边说：“小路，坐下。我给你件礼物你要不要啊？”我以为他会给我一支好钢笔之类的东西呢，赶忙说要！就挨着他坐下了。可他找了半天，找出一个象算草一样的封面印着图画的本子来。我心想，一个本子算什么好礼物，有些失望似的。但金铎同志却十分珍惜地抚摸着这本子，继而摘下那支能装很多墨水的粗大钢笔，翻开封皮好象要写什么东西，沉思良久，亲切地对我说：“小路，你这名字很绕咀，意义也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我说：“这名字是我爷爷按照家谱，查过字典才起的，能改吗？”他说：“那是老封建。干革命得起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我看就叫路健吧。从字面说，走起路来康健；从革命的意义说，就是永远走革命的路，不掉队，不妥协，不就是路健吗”。当时，我不懂得什么叫不妥协，就问金铎同志。他说：“不妥协就是不屈服。比如，现在行军打仗艰难困苦，能做到不向困难低头，越困难越不怕它……不想家，不开小差，就是不向困难妥协……。”经他这么一说，我好象一下子懂得了很多道理，认为金铎同志真有学问，讲的真好。心里热乎乎的，睡

意也没了，连声说：“就叫这个名字吧，是你给我起的，一叫这个名，我就会想起你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金铎同志也兴奋了，他提起笔来刷刷地在扉页上写了：“赠给路健同志：

努力努力再努力！

学习学习再学习！

金 铎

一九四六年二月”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递给我，深情地说，“这本子，好久我都没舍得用，今天送给你，你得好好学习呀，不然就对不起这么好的本子了”。我接过本子，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向金铎同志表示：“我一定做到不想家，不开小差，永远跟着你干革命。”金铎同志笑了，说：“光跟着我不行，我们都得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这‘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就是毛主席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接着他就向我讲解了为什么要努力学习，着重讲明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懂得革命道理、坚定立场、克服困难、革命到底！一席话说得我心明眼亮，浑身是劲。那天晚上横竖也睡不着，想了很久，很久。

自那以后，我在精神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无论干什么都自觉多了，劲奋多了，就是再苦，也从未产生过动摇。说也奇怪，自那以后，金铎同志不仅把装着很贵重物品总不离身的小皮包交给我背着，就连那支马牌檐子夜间也不往回收了。很显然，金铎同志对待我的信任程度，也随着时间和我的表现而迅速加深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在金铎同志身边只有半年左右，可他对我的教诲和培养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渔村史话（三则）

刘则亭

告海蜇

海蜇本是辽东湾的特产，它营养丰富，是下酒的美肴，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但是，在二界沟的二百年历史中，它屡遭诬告，蒙受不白之冤。可是，海蜇并没被诬告吓倒，还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地向网东设下的笨张网冲去，而那蜇类以它遍海皆是的浩大的威力，势不可档。网东又只好产业暂停，慌慌不安地到龙王庙磕头告状去了。

告状活动在民国和伪满期间，是渔会和渔民会组织下进行的。那时二界沟几十户网东，几乎全是笨张网，口大眼密，专扑毛虾、小杂鱼等。在大似磨盘、小似草帽的海蜇面前，稍慢收网，便落个网滚槁折、倾家荡产。因而，一旦海蜇群来临，网东如遇大敌，火急收网、祈求龙王处治海蜇，开始了戏剧性的告状活动。

通过告状，会长巧立名目，大搞排场，榨取渔工血汗，也是一场网东们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表演。其结果只是饱了会长和大网东的腰囊。

告状仪式，由渔会会长，代领着网东眷属、经理等一大群人，抬着寿桃（面做的）果品和一只活着的大肥猪，从渔会走出，串街绕巷，一路上敲锣打鼓放鞭炮，最后到龙王庙，

摆定供桌香案，开始焚香拜龙。

升黄表。宣读海蜇罪状：

为告海蜇事

时在丙子，仲秋中，渤海湾岸三界沟村，为乐土华夏，盛产海鲜之宝地，数千黎庶，以此谋生。惟海蜇小怪，来此肇事，破吾网具，毁吾海田，危及渔民生计。此怪不除，庶心不安。为此，吾辈渔会乡绅，各素表美酒、牛羊三牲，敬上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诸圣，爱我民庶、佐吾海田、速除此怪、以得平安，实鱼乡之幸事耶。海蜇得除，吾辈愿献戏三朝，设宴五日，为渔民增加薪金数两，敬祈龙王，速付吾愿。

上

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诸圣

三界沟渔会、乡绅奉上。

罪状毕，又焚香叩拜，祈求龙王赏恩，处治海蜇。许愿，唱大戏，渔工放假，改善伙食等。当即杀活猪，而后会长率众抬着供品、肥猪到码头，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抛进大海。

告海蜇后出海的第一天，渔工归来报给河东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海蜇少了。告赢了，龙王处治海蜇了，河东乐，渔工的脸上也添上一层笑容。其实海上的海蜇一点也不少，渔工们是：一、少挂网，把随时跑进网的海蜇捞上来，煮着做菜吃；二、是留着私下送穷人；三是太多了往海里扔。渔工们怕鱼会河东说话不算数，就编了顺口溜，说什么：“许愿不唱海蜇越告越旺，许愿不还海蜇大同三年。”鱼公为了还愿，只好请外地专业戏班子，搭台唱大戏。渔工改善了伙

食，又放假看戏，这一闹腾十来天过去了。自然，海蜇旺季已过去，这本是海蜇繁衍、洄游的规律，并不是龙王谷的神灵。

据传说：在光绪二年举行过一次最隆重的告海蜇仪式，那一年海蜇非常多，是百年罕见的，连海湾里的水都变了色，海上风也带有一股海蜇味。

五十多户网东、几千渔工，都参加了告海蜇和拜龙王的仪式。除供品十桌、还有猪十头、羊十只、牛十头。渔镇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四座龙王庙，都要搞一次仪式。数千人，整整拜了一天。告状、拜龙王都无济于事，海蜇按它特有的规律继续繁衍发展。

出 狗 殍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渔霸刘冠英家的一条老狗死了，埋在网铺后院。贫苦渔工张朋秀得知后，伙同一个姓崔的穷哥们，夜间跳墙，挖出死狗，背回家扒皮吃了狗肉，并不是张朋秀想死狗肉吃，而是，老母、小弟、一家三口，已零顿几天了，饥饿实在难忍，又走投无路，就把主意打在一条死狗身上。谁能想到，吃一条死狗肉，竟引起一场大祸。

张朋秀（河北乐亭县人）他早年丧父，幼年跟母亲以讨饭为生。一九三七年华北沦陷，张朋秀领着弟弟跟着母亲，投亲来到二界沟。年幼的张朋秀开始给渔霸刘冠英扛活，由于身小力虚，渔霸看不上他，给它工钱少得可怜，连自己也养活不了。母亲和弟弟仍以要饭度日。

渔霸刘冠英得知张朋秀挖狗吃肉一事后，老羞成怒，竟派一伙警察把张朋秀五花大绑，押送二界沟警察署，张母

在地上跪着爬着苦苦哀求，却被一脚踢开。

在警察署里，渔民会长王凤恩，村长刘德友、刘子范直接审讯张朋秀吃狗肉一案，张朋秀尝遍了棍子、辣椒水、老虎橙、竹杆子等刑具。被打得皮开肉绽，生命奄奄一息。他的母亲哭着喊着找穷哥们说情，但也无济于事，最后定的是要把张朋秀押到盘山警察局去喂狼狗。当要押张朋秀去喂狼狗的消息传出，渔村里上千名渔工，人人听了人人落泪，他们纷纷向渔霸组织的渔民会请求，要放过他这一个可怜的小渔工。渔民会一见要违众愿，渔港四十多条渔船就有停船罢工的危险。只好答应了渔民的请求，并让张朋秀家给狗买棺材、身穿孝服、捧着“义母之墓”的灵牌、出殡送丧。

这就是旧社会使人没齿难忘的我县历史上阶级压迫的典型——出狗殡的事件。

孟 兰 会

从有二界沟到解放前夕，已历经二百多年。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渔村都要过“鬼节”，办孟兰会。在滩头的晒虾场上搭起大席棚，里面挂上五殿阎王、诸神鬼像。设斋拜佛，焚香上供。晚上放河灯，超度在海难中丧生的亡魂。每年孟兰会的规模排场，是因海田收成好坏而异。但是，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些在渔霸操纵下贪婪、狡诈的办会人，在操办“鬼节”的过程中，想尽办法，从中大捞钱财。那些榨取渔工血汗、贪得无厌的网东，也靠办会欺骗渔工在险风恶浪里为其出海打鱼卖命。

然而，渔村二百多年来，年年以办会的名义，对渔工进行一次搜刮。年年是老的亡魂被超度，新的亡魂又在不断地

产生。

据说：办盂兰会最隆重的一次是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鬼节”那一天，五十多户网东，几千渔工全部到会。设斋十方僧侣，白天会场上，僧侣念经做乐鸣哀，晚上放河灯。码头上无数纸扎的莲花灯，还有用铜盆、铁锅、大缸等。里面用麸皮掺油点燃、放下水顺着海潮流向远方。夜幕下，满海沟灯火幻灭，景象壮观而又恐怖。当晚下水一条龙头凤尾的纸灯船（船体一半是木结构），船上有纸扎的仙女、船夫等。待纸灯船下水后，一只由数十渔夫摇桨的彩楼船上，满载着僧侣、网东及眷属等观灯作乐，大楼船一边奏乐，伴随纸灯船漂游，直待纸灯船烧尽楼船方归。

相传，道光癸未年（一八二二）盂兰会办得极盛，放河灯时，彩楼船在海上失了大火，水手们上了岸，僧侣和随船的网东们都被葬入水火之中，唯独在一只飘浮着的油缸里发现一个烧得焦头烂额的和尚还带点气儿，

日军武装占领大洼

《大洼镇志》编写组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柳条沟事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天日寇占领沈阳，接着占领吉林、黑龙江，不到两个月时间，东三省在南京政府不抵抗的政策下，全部沦陷。

在日寇入侵之初，驻守各地之中国军队，有过自发抗敌的爱国运动。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营口日军开始向田庄台进犯。二十二日在田庄台车站东面魏家沟与东北军铁甲车展开炮战，东北军奋勇抗战，给日寇以重大打击，日寇又分兵四、五路，绕至铁路左侧向东北军阵地包围，午后一时半，东北军被迫退回田庄台。

二十四日，日寇增添大批援军，用大炮、飞机猛烈袭击田庄台，东北军被迫退守大洼车站，田庄台被日军占领。

二十五日，日寇又用飞机四、五架，向大洼车站大肆轰炸，投弹二十多枚，铁轨被炸毁十余节，东北军的铁甲车被阻于大洼站南，东北军士兵冒着炮火，很快修复。

二十六日，日寇又用炮兵一个连，掩护一个中队，向大洼猛烈进攻，发射七十余炮，路轨又被炸毁。

二十七日凌晨，日寇以飞机一架作引导，用炮兵一个

连，配合步兵继续向大洼进攻，但遭到东北军的顽强抵抗，日寇败退。九时三十分日寇又调集大批兵力，向东北军阵地猛攻，飞机也投弹轰炸，战斗十分激烈，当地群众激于义愤，自动参战，日寇败退。

二十八日中午，日寇骑兵三百余，配合有载重汽车三十辆，绕到大洼南七、八里处，与东北铁甲车遭遇，双方展开了炮战，至下午二时，因东北军孤立无援，退到盘山，大洼便被日寇占领。大洼失守后，东北军分兵一股，乘日寇不备，收复了牛庄，连夜奔袭田庄台，铁甲车也立即向大洼反攻，在前后夹击下，日寇于夜间十时许狼狈逃奔营口，大洼、田庄台被收复。

日寇败回营口后，死不甘心，营口日军倾巢出动，疯狂向田庄台反扑过来，又以飞机四架助战，大肆轰炸，沟营铁路被炸毁，铁甲车被炸坏，东北军被迫退出，日军又攻入田庄台。日军占领田庄台后，连续攻占大洼，并向盘山猛扑，东北军英勇抵抗，战斗到阵地全部被毁，东北军十九旅两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盘山全境终于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和东北其它各地一样，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沦陷于日寇之手。从此，日寇盘据在大洼境内，进行十四年的血腥统治和残酷掠夺。但大洼人民并不甘心做亡国奴，以各种形式同日寇汉奸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日伪开拓团对大洼进行掠夺性拓垦

《大洼镇志》编写组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推行“大陆政策”，策划向满州东北移民，强占土地，从事开垦。“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大批移入朝鲜人、日本人。一九三六年日本广田内阁又制定了在二十年内分四期向“满州”移民的侵略计划，并于伪满政府设立了“开拓总局”（总局在伪国都新京，现长春市），专门办理移民事宜。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人大冢园治组成十户一百五十人的移民团首批移入大洼，在一九四四年以前，每年都有移民团移入。

“开拓总局”在大洼设出張所。大洼出張所，以日伪暴政做后盾，与王子公社、四先公司、土地开发公司等设计、基建施工、工具制造等单位配合，从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开始，对大洼进行掠夺性拓垦。

日本移民团分为“集体开拓团”、“集合开拓民”和“分散开拓民”三种，他们携带枪支，在大洼强买和霸占大片苇塘、熟地和荒地。他们自立村落，立标为界，禁止中国人接近和越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更变本加利地掠夺物资，大力推行移民政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制定了“紧急农地造成案”进一步加紧强占土地，到一九四四年，大洼出